

清韵书院 主编

烂泥丁香

吴学俊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烂泥丁香

吴学俊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烂泥丁香/吴学俊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665-1

I. 烂... II. 吴...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8139号

烂泥丁香 —— 清韵书院 主编

作 者: 吴学俊
责任编辑: 张 玲
封面设计: 侣哲峰
版式设计: 易玉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1168mm 32开 7.25印张 2插页
字 数: 149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07665-1/I·1221
定 价: 14.80元

目 录

001	第一章 在郁闷中倾心相恋
035	第二章 在伤害里沉醉不醒
106	第三章 通过样本怀念幽灵
128	第四章 在烂泥里生出丁香
179	第五章 从躁郁中进入轮回

第一章 在郁闷中倾心相恋

我坚决不要农民父亲送我上大学，我不想他给我出乖露丑，其次我还想显出自己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两点想法，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对父亲说。因为我心地善良，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我只是再三不耐烦地说：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这一点完全属实，我向来认为一个人即使是独断专行也比两个人举棋不定效率要高。父亲说：我去买一套好点的西服，不给你丢脸。我说：穷人才西装革履。他问：什么？

在另一些场合，父亲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车上小偷很多，还是要个人送的。我曾经看过赵本夫的一个知名短篇小说《天下无贼》，相信这个社会大体清平。于是我说：天下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怕。但是在坏人坏事方面，父亲的头脑显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案例库，这让我终于想到，所谓阅历丰富就是知道很多坏人坏事的意思。他先说了—一个亲戚由于过于自信而被盗，接着说了另一个亲戚由于疏忽大意而被盗，第三个个案是

烂泥丁香

1100

一个亲戚尽管小心谨慎仍然被盗。鉴于情节完备，细节充分，我不怀疑这些案例的真实性，而且孤立的每个故事都足以破坏我平时对社会治安和“人性善”所持有的信心，但是组合起来却让我陷入了迷惑。我说：那就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被盗了。父亲这才领悟到，一时高兴把故事讲多了。那你有没有被贼偷过？我问。他说没有。我说：原来没有，那你还说什么小偷行为猖狂、技术高强？他说：那是因为我见多识广。对这种自吹自擂我当然表示不屑。于是他说：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我紧跟着他的话茬说：我读的书比你拉的屎还多。对于这一件事，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实际上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以下而已。这样大同小异的对话在我和父亲之间反复出现过多次，有时是在餐桌上，有时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有时没有外人，有时有人旁听。

最终我还是一个人，在一个鸡鸣不已的黎明，拖着皮箱头也不回地走了。其实回头干什么，既不能回眸一笑百媚生，又不想倾国倾城。一辆既载人又拉货的两用汽车在坎坷的柏油路边停滞不前，司机正在左顾右盼，他看到我从一条水泥道走过来，就冲我招手。我把皮箱扔进汽车货仓，然后钻进驾驶室，坐在司机旁边，车就隆重地上路了。这感觉就像是一次离家出走。我独自上学而无父母陪送的后果是：几个同学的家属认为本人父母双亡；只有三五号人得知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他们欲言又止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父母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

(二)

我问了好几个人，然后拐弯抹角才找到了火车站售票窗口，它比《红楼梦》中贾府的新花园更当得起曲径通幽的题词。有维持秩序之用的铁栏杆像是被白蚁蛀过一样，千疮百孔，锈迹斑斑。我前面只有寥寥的两三个人，很快就轮到我了。据池莉在她的散文里说，我要去的那个大城市有辉煌的历史、深刻的文化底蕴、勤劳勇敢的人民、大无畏的革命传统，这些可以放之天下的溢美之辞，在我听来特别讨厌。我要去的那个大城市脏乱差全国闻名，尽管它的发展较为迅速，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我在我要去的那个大城市里没有发现什么积极因素。我先递进去新鲜的钞票，接着大声说：到武汉。最后说：我是学生。售票员，一个黄毛中年妇女，勃然大怒：是学生你不早说，你的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把书读到屁眼里去了的我拿到票后，看了一眼发车时间，火速奔到厕所，却看见每个坑位都悠闲地蹲着一个军校学生，他们右手夹着根香烟，左手执着卫生纸，一边抽一边拉，动作整齐划一，像是在接受我的检阅。我昏头昏脑地想：原来他们不是来集体扫地，而是来集体拉屎。我仓促小便。之后，借着愤怒冲过检票口。我跑到铁轨旁边，一列看不到尾的火车徐徐停下，正是衡阳到北京西。我突然发现火车正在被一大伙歹徒抢劫，仔细一看，只不过是乘客在登车，一场虚惊。虽然我把书读到屁眼里去了，但我还是拖着皮箱穿过人堆打入火车内部，并且抢到不可多得的一席之地。往座位顶上搁皮箱时，我发现跟我一起出生

烂泥丁香

008

人死的皮箱已经变了形。火车即将通过长江的时候，车内的广播终于暂停播放多年前的流行歌曲，紧接着对我们屁股底下这条大江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解说，尽管听起来像是在阅读高中地理课本，不过还是在车厢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一个中年人拼命地想掀开车窗，好像是一时想不开，意欲投江自杀。有个人不信任自己的那对招风耳，大声地问着别人：真是长江吗？有人回答：是的，不是你门口那条小溪。有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背起了毛泽东的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可惜他不记得下一句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此看上去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我当时不甘人后，透过脏得像块抹布的玻璃，看到了近黄昏的长江。夕阳像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吝啬地回收着最后的金子。今年中部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江岸像是一个正在沐日光浴的彪形大汉，无所顾忌地裸露出丑陋的脊背。从地理上看来，这儿是长江最纤细的部分，像是它的腰肢，只是瘦得让人心疼。看上去感觉就像是一个小河沟，水面上漂着肮脏的废弃物。江上还浮着几只叫不出名字的怪里怪气的船，它们有气无力，好像搁浅。这时火车已经穿过浑身乱颤的桥梁。

长江让我联想到父亲和沙眼。五年前，父亲带我来武汉治疗沙眼。在当年初冬，某个明媚的早晨来临之前，我们乘坐轮渡从此岸到彼岸。我们提着大包小包，一路小跑，浮桥似乎起伏不定，每一步都好像踏在一个事先意想不到的位置，令人惊奇。我们刚刚跑进渡船，它就与岸脱离了关系。我们呆在船的底舱，发动机在身边旁若无人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有不少

人都留在底舱，他们或者垫一张报纸，安静地坐在地上，或者靠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抽烟。时值黎明，底舱光线昏暗，人与不明设备混在一起，像是一堆又一堆扫在底舱很久的废物垃圾。我攀上一条又窄又陡、遍布油污的小楼梯，它像世外桃源的入口，极其狭窄，只能容下一个人。我爬到上面，感到豁然开朗。座位排列整齐，乘客不多，像是一个散场的小剧院。风从四面八方灌过来，像是父亲般强有力的手掌劈在破烂的帆布帘子之上。它十分阴冷，像是流氓的刀子掠过脸上的绒毛，它还很潮湿，像是宋词里伤人至深的秋雨。气温好像陡降，我不由得瑟瑟发抖，但我依旧走上船头，然后，我看到了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好像在波涛底下深藏着一个灵魂，它必定是一个庞然大物，性格极其冲动，它在水底坐立不安。它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围困，正在左冲右突，于是水流湍急，愤愤不平。极目望去，有乳白色的大雾弥漫在江水之上，岸边高大的建筑物虽然努力地想显山露水，却怎么也拨不开层层叠叠的晨雾，我只能看到它们不真实的影子。轮渡乘长风破巨浪，一只又一只作浮标用的小船从我们身边闪过。当时我觉得，江水仿佛要把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全部带走，只有像江水一样奔流才是一切事物的趋势，于是我凭空产生了一种纵身跃入滔滔流水的伟大冲动。就像是在突然之间，朝阳像个一掷千金的暴发户，慷慨地把千万片金叶子洒在宽阔的江面上。水面像是被传说中拉着太阳的马车的巨轮辗过，波平如镜。江上大小不一、快慢有别的船只来来往往。一辆运煤的驳船顺流直下，金色的阳光照耀在漆黑的煤块上，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辉。另一艘运沙子的大船

拖曳着三节平底锅似的船舱，全都垒得像座大山，我一直想着，它要是翻了，该有多么壮观。

(三)

进了大学校门之后的事情，无非是报到、取钱、交费、找宿舍、领用品、等待军训，无须多说。为了以下行文方便，需要交代一下我所在的大学的芳名。与昔日高中同学谈到我就读的大学时，他们一点都不感冒，尽管以我的高考分数，要进他们所在的一流大学，有如探囊取物。既然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所以在此没有直说的必要。我所在的大学内部是一个正方形的结构，外围是四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大约形成一个圆，酷似一枚铜钱，且管它叫作铜钱大学。

军训前一天是中秋节。我与室友一起打牌，依旧是“斗地主”。所谓室友，是指本省的概念，沿海的判断，东北的推理，中南的结论，还有一个，没什么个性，不提也罢，连我，共计六人。大家一开始，彼此不熟悉，有的说起话来，普通话和方言一起争先恐后地涌上来，简直不知所云，于是扑克牌迅速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我们把两张书桌往寝室中间一拖，四张椅子东南西北一放，扑克牌往桌子上面一扔，寝室门砰地一关，万事就俱备了。我们有时摆一桌，有时摆两桌。有时寝室内部私斗，有时不同寝室相互切磋。大一上学期，整幢宿舍楼就像一家超级大赌场。中秋节晚上，我们打到十二点才散场。

疯狂打牌的表面原因是，我们没有电视、影碟机、电脑，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休闲方式。星星升起的时候，我们站

在阳台上，看着对面大二的宿舍楼某个寝室几个人包裹着一台电脑看毛片，我们不禁垂涎三尺；如果看到某个寝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电脑上看毛片，我们就垂涎三丈。

不久以后，我在图书馆借了本书，《胡适留学日记》。胡适的日记水平确实令人不敢恭维，通常每篇只有非常简略的几十个字，远远一看，准会当成一本病历，其内容跟十年前我记的流水账日记不相上下。而且写到后来，他突然想到，这些日记将来都有发表的可能，于是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就一言不发了，有一阵全是剪报，不像是胡适日记，倒是美国日记，他还把莎士比亚和美国诗人的作品抄到自己的日记上，好像那些都是他写的。

胡适日记尽管如此，但此人还是忠实记录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初期打牌的情况。1911年2月到10月，记录在案的打牌就达三十多次。当时国人还不知道电话是什么玩意儿，而一个名叫刘千里的留学生却已经用电话邀请胡适去打牌，胡适欣然前往；在4月9日，胡适在一个姓沈的留学生那儿打到晚上十二点才出门；在7月2日的日记上，他写下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天热不能做事，打牌消遣；这让他终于在9月初形成了一个打牌高潮：连日打牌，恒子夜就寝。对此，当时我的评价其实比较积极：打牌是这一小撮去国离乡的青年人排遣山河破碎和身世飘零的感慨的一种无奈之举。我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为了在精神上鼓励自己打牌的敬业精神吧！不久以后，胡适的经历已经不能让我心安理得了。因为我想到，他是靠美国人返还的庚子赔款去留学的，也就是财政部拨款，我跟

烂泥丁香

他根本没有可比性。于是每次牌局散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失落。不过，我没有像胡适那样，经常自己在被窝里表决心，或者硬是拉着同学一起表决心：从今以后，再不打牌了。

(四)

军训偃旗息鼓之后就是国庆长假。我慌慌张张地荟萃行装准备回家，好像在武汉多待片刻，就会平白无故蹦出一个大人物，宣布取消我的假期似的。我想换个花样回家，于是坐公共汽车到了长途汽车站，突然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庞大的难民营。汽车放着正门不走，像个胆怯的小偷，从一个小巷口进站，而且不挂牌子，没人搞得清它何去何从。乘客像是狂热的追星族，簇拥到驾驶室旁边，各种方言一拥而上，其实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车上哪儿？司机只是那句绯闻明星敷衍娱乐记者的老话，无可奉告。但他一嘴地方口音，纸包不住火。转眼间乘客就像苍蝇一样纷纷从车窗飞了进去，我看到的是只有童话中才写过的情景。十分钟一趟车，但我在两个小时后才坐上车。售票员不停地宣讲：买票，买票，票价三十，的确是平时的两倍，你们有权不坐，有意见可以投诉，交警运管消协派出所，随便什么地方；买票，买票，票价三十……

十一期间，符号天南地北逛了一圈，带回来一具有气无力的身子和旺盛的表达欲，在我十月七日返校之后，符号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使我觉得她那种在路上的激情意犹未尽。

……九月二十九号，当时还在补课，法律规定的。东拆西借，凑足七天，这就是国庆长假，真是寒酸。我离开了学校，

不是孤身一人，跟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我们去旅游，像是一次冒险，我们揣足了钱，上了火车，一辆慢车，十分得慢。我们要去广西桂林，就是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火车开了十五个小时，停下来就再不走了，说是到了桂林，来回坐了三十个小时。说实话，桂林的女孩不漂亮，用贾平凹描写西部女子的那句话来说，就是歪瓜裂枣。她们的皮肤很粗糙，而且还很黑，像是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在漓江边上玩，漓江的水只有两米深，它居然胆敢叫作江，我都替它觉得丢脸。一条木船租金二百，半天，我的一个同学来自江南水乡，他说他坐这个玩意儿渡河只要一块钱，我相信他说的话，长江轮渡不才一块五吗？我们开了一个双人间和一个三人间，两女三男嘛！每人每晚五十块钱，一个小旅馆。简陋，整洁，晚上安静，我很满意。我们游到第三天时，出现了内讧，钱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别的吗？大家奔波在外，累得一塌糊涂，心情不是很好。反正是一笔糊涂账，我现在不想多说。当时我一言不发，我保持沉默，是因为我口腔溃疡，很少吃东西，常常肚子饿，像是喝流汁养命的重病号。我不发表看法，让他们四个人势均力敌，这样更精彩。有个地方叫阳朔，很发达，它的周围一点也不发达，所以发达得有点儿莫名其妙。有个西餐一条街，街道不是很短，价格不是很贵，食物不是很坏，外国人不是很少。人人都讲英语，好像事先约好了，包括卖小商品的。阳朔的风气不错，没有娼妓。我们回来的时候，碰见了小偷，在火车上，偷了一个女生的包。有人告诉我们谁是小偷，穿红T恤的。几个人上去打了小偷一顿，我没有上去，我站在一边

指责小偷，为了维护我的端庄形象。小偷把钱包扔在地上，几个人打得正高兴，没有想到去捡，小偷的同伙捡走了。没有多少钱，但是有银行卡，还有不少证件，证件一个比一个重要，办起来一个比一个麻烦，那个女生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真是一个笨蛋，她有被盗的天赋。回校之后，已经是十月六号，同学告诉我，我被老师记名了，今年的奖学金泡汤了，不过我的目标只是一门也不挂……

(五)

然后我们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我的卡打完了，她立刻打过来，她说这叫作电话接力。我们不打则已，一打惊人，没有两三个小时暂不罢休，符号说这叫作煲电话粥。我们一有机会就打电话，停了电她给我打电话，火烧宿舍楼我给她打电话。我们打起电话来不分状态，有时她一边泡脚一边给我打电话，有时我披着毛巾被哆嗦着给符号打电话；一次我还一边与概念等人打牌，一边听她在电话那头唱许茹芸的《独角戏》。她每天坚持要等我给她打完电话才能睡觉，否则她会感到自己被人遗忘了。我送她上车返校，不过要到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平安后，她才大声宣布：我正式回校了。

给符号打电话的时候，寝室里会发生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于是我就进行现场直播，这个举动表示，我认为我们的恋爱与大家息息相关，符号与我们寝室这个小集体也是融为一体的。当然符号也显得对我的解说感兴趣，这是我的直播可以继续的根本原因。符号有时也投桃报李，一次她还就张贴在寝室

门上的各种鬼怪图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她说她们寝室门上写着“人间仙境盘丝洞”。符号甚至还模仿着我的口吻叙述自己的生活，当我说涂抹了石灰的树干像是女人白皙的腿，她就把玻璃上缓缓流下的雨滴比作情人的眼泪。现在我想：打电话是一种倾诉，而倾诉是很重要的，对于身在大一的孩子，我们用哭泣倾诉，用媚眼倾诉，奔跑着向大地倾诉，诉说中向空气倾诉，打着哈欠倾诉疲惫，捂着肚子倾诉病痛。

(六)

十月中旬还有十一月，我一有空就跟符号在一起。我和符号不在同一所大学，想拥有一条河的两岸，就得经常渡河，于是我常常乘车。

我去找符号时常是早出晚归。我一大早就乐不可支地爬起床，从梦中惊醒的概念会例行公事地问我一句：你是不是要上体育彩票中心领奖？校园里很安静，像轻纱一样萦绕在树梢周围的薄雾都没有被惊飞。我在车站旁边购买包子和豆浆来安慰肚肠，坐在车上吃完东西后，被我扼杀在朦胧中的睡意又卷土重来，我只好暂时闭上眼睛。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先喝光了豆浆，然后慢慢地吃着包子。因为坎坷不平的路面，我的喉咙被堵了，堵得口中的食物进退两难，堵得我狼狈不堪，差点跳车。我在符号所在大学的正门下车后，然后在离车站大约五十步的一个201电话上拨符号寝室的号码。因为使用那部电话，我先后有两张卡的卡号和密码被人窃取，后来我只好使用离车站大约一百步的一个小卖部里的公用电话。

烂泥丁香

我常常坐晚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返回学校。一次我正好坐在最后一排，于是我扭过头去看符号。只见背着淡蓝色百事可乐小包的符号，盯着自己脚底那片土地仔细地看了一小会儿，那种专注神态，似乎在辨别脚底下的纸是不是人民币。她好像并不打算回学校，她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边体会着曲终人散的阵阵凄凉，一边考虑着去什么地方打发这漫漫长夜。然后她像是极不情愿地走向公路对面的一家网吧，她的头静止不动，一幅茫然若失的样子，像是已经被人施了催眠术。她始终不曾左右张望一下，也不怕五分钟一班的公共汽车突然从黄昏中探出头来把她轧死。她拖着疲惫而机械的步子，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

汽车司机不再招徕乘客，加足了马力向前飞奔。符号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在寒夜里消失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掉下眼泪。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符号正在走进一个魔窟，而我正好作为最后一个目击者出现，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我不可以袖手旁观，不能不实施救济。我甚至想伸出胳膊肘，一举撞破后车窗，然后果断地跳下去。我不会因为无所不在的惯性而摔倒在地，我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滑雪选手，踩在雪橇上，着地时身体平衡，动作优美。我脚踏实地之后，又像是安装了风火轮，一路向后滚去，我的双脚拖着我飞驰。我身体后倾，好似仰泳。我在符号一脚踏进魔窟之前，像是面相凶恶身材魁梧的门神，及时地伸出手臂，挡住魔窟的入口。但很快我意识到，破窗跳车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竟然没有就此放弃想法。我头脑一根筋，拐不过弯。我急促地从后排站了起

来，一脚高一脚低，跌跌撞撞地走到车后门。我喊道：司机，停车。但事实上我没有吐出一个音节。我不是嘴硬，而是喉咙像突然被谁一刀割断。我紧紧抓住一根铁柱子，钢铁的冰冷让我吃惊。我感到自己像从一场春秋大梦中醒过来。车厢内一片漆黑，路灯的光从窗口爬进来，怯生生的，一幅软弱可欺的样子。我突发的举动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几个坐姿松散的人关心着他们杂乱无章的睡眠。我拖着从痉挛中缓过神来的双腿，挪了两步，一屁股就近坐在一张椅子上。

我被爱情偷袭了。

(七)

之所以能够频繁的见面与我们的课程安排大有关系。大一的第一学期课程少得可怜，每周二十节左右，当然这比起每周课时不到十五节的美国大学来还是有较大差距的。由于我刻意遵循“必修课选逃，任意选修课必逃”这一前辈学生留下的箴言，所以上课不多。举动跟我类似的人也不少。比如，某月某日，我和概念通过交流笑话好歹熬过了四节课，一起去学校后门外午餐，迎面撞上七八个同班男生，概念惊呼：你们集体CS去了！他们像是中了彩票一样，笑而不答。他们人数众多，走在路上，连背影都浩浩荡荡。让我感到可能今天本来就是老师在网吧讲授CS攻略秘技的，而我和概念才是真正逃了课。此外，我每次坐在教室里面都感到目不暇接，因为总是有些千奇百怪的新鲜面孔扑面而来。我还作了一次换位思考，教室里面的家伙，要是哪天运气不坏，碰巧看到我，肯定会这样想：